■灯下漫笔

“白色污染”殃及海洋生态

□沈栖

科技发明宛如一把“双刃剑”，它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、改善社会生存状态方面带来诸多利益，同时也隐含着某些危机和负能量。20世纪初人类社会发明的塑料，即是一个显例。100多年来，全球塑料制品日渐增多，因为柔韧、耐用、多功能、低成本，故广受青睐，几乎进入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但一俟泛滥成灾，则酿成了挥之不去的“白色污染”。

令世人惊诧的是，祸起内陆的塑料制品这一“白色污染”,已殃及海洋生态。近期《国家地理》(National Geographic)重点报道了这方面的内容，引发强烈反响。这期该杂志一改以往记录美好自然的风格，将塑料污染以一种冰冷震撼的方式展示给了人们。请看其封面图:海面上乍看似“冰山一角”,但海水中被掩盖着的却是一个白色塑料袋。封面左下角写着:“每年,180亿磅(约800万吨)塑料被投入海洋,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”。除了这张封面，《国家地理》的摄影师还用镜头记录了他们眼里的“塑料危机”,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图片,彰显出“白色污染”殃及海洋生态的严重性。

2017年初，世界经济论坛《新塑料经济学》报告称: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，塑料的使用增加了20倍,预计在未来20年将再增加一倍。根据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对外发布的数据，全球高达数百万吨的塑料垃圾,除9%得以回收利用、12%被焚烧外,其余均被填埋在地下或冲刷到海洋中。2018年3月23日海洋清理基金会发布照片展示，从位于美国加州和夏威夷海域之间的太平洋垃圾带捡出的垃圾总量8万吨，其中约有1.8万亿个塑料垃圾，比之前估计的多16倍。

“海阔任鱼跃”，地理构造的奇特，为海洋世界中千万生命逡巡于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，充分展示了生命物种的多样性。自人类广泛使用了塑料制品后，鱼类被不期然地遇上了“天敌”。大量抛入海洋中的塑料垃圾，直接威胁着海洋生命。《国家地理》杂志公布了一组鱼类死亡的照片：泰国南部沿海，一只幼年的鲸鱼因吞下80个塑料袋而死亡；日本冲绳，一只寄居蟹寄居在一个塑料瓶盖里无法脱身，等待窒息；地中海一只赤骰龟被一团废弃的塑料渔网缠身，奄奄一息……据《纽约时报》日前报道：塑料制品每年造成至少10亿只海洋动物丧命。大千海底，再庞然的大物如鲸，遇到塑料的侵袭都会渺如碎沙，难逃一死。

海洋中的塑料垃圾不止是吞噬着海洋生命，它还间接威胁着人类的安全。日前有报道称：在南极地区执行海洋科学考察任务的中国科学家经过观察和过滤，首次发现南极区域的表层海水里有肉眼不可见的塑料微粒，其含量甚至高于地球海洋中的平均水平。含塑料微粒（据说500年才能降解）的产品使用后，塑料微粒会从下水道冲走，进入河流、湖泊和大海。塑料微粒进入水循环后还会吸收大量有毒污染物，易被水生生物误食，对生物造成伤害，并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和动物体内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鱼类市场中，1/4鱼类的小肠中，都发现了塑料微粒。西方科学家曾在蜂蜜、啤酒、食盐里发现了含量不等的塑料微粒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健康学院有报告显示：欧洲国家72%的自来水管中存有塑料微粒。恰如2017年5月一篇发表在《科学报告》（Scientific Reports）上的研究论文所称：“海洋中的塑料污染不仅直接进入鱼类体内，同时也进入了人类食用的海盐中，甚至搬上了人类餐桌。”

今年年初，联合国环境署就公布了第47个世界环境日（6月5日）的主题为“塑战速决”，呼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对抗一次性塑料污染问题。《国家地理》杂志最近发起了一个活动：“要地球还是要塑料？”作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倡导国，中国理应作出明确的回应，并且在向“白色污染”宣战中作出不懈的努力。

■法官手记

阳光下的法官

□戴升平

前不久央视热播的《阳光下的法庭》，通过庭审直播、信息公开、法官独立办案等阳光之举，让我们看到公平和正义的阳光如何从法庭照射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。作为新时代的审判者，身处阳光下的法庭，就要做阳光下的法官，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。

做阳光下的法官，要有一颗追寻阳光的心灵。案件的审理判决彰显着法官的价值追求。他如果铁面无私、嫉恶如仇，则审判裁决就会鞭挞丑恶行为、维护社会正气；他如果熟视无睹、心灰意冷，则审判裁决就会四平八稳、不痛不痒。所以，法官虽然经常接触违法犯罪等负面信息、你争我夺的残酷现实，心却不能彷徨迷惘，更不能起痂变硬，要始终保持对和谐阳光社会的美好梦想，对人间正道的纯真追求。这也是剧中穆法官赠送年轻法官《安徒生童话》的初衷。

做阳光下的法官，要有一种豁达开阔的胸襟。法官的灵魂深处不能有傲慢、偏见、仇恨等阴云缠绕，面对双方当事人，要自觉摒弃个人好恶、主观臆断，做到一视同仁、公正审判。因为法官有公心，法律就会给人以公道；法官有温度，法律就会给人以温度。所以，我们在剧中看到院长白雪梅，无论是对环保修复案中伺机报复的企业老总，还是对专利侵权案中欲图抢占我国市场的外商，无论是对在民告官中坐上被告席的省长，还是对身陷官司纠纷的丈夫，都能不偏不倚、不亲不疏，以一名法官的公而忘私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。

做阳光下的法官，要有一副责任勇担的肩膀。司法者从来都不是知往鉴今的超能力者。法官在探究真相的道路上，难免会失误错判。不怕人有过，就怕不改过。面对发现的错案，要像白雪梅院长那样，正确看待法官的名誉、威严和责任。既要看到法官的名誉事关法律的威严，法官的威严事关正义的实现和平等的保护，同时也要看到维护法官的名誉和威严，靠的是实干、廉明和严谨的责任担当，这种责任担当同样反映在知错认错、有错改错的实事求是精神上。换言之，如果每名法官对承办案件都有刀刃向己、一查到底的勇气和担当，老百姓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放心依靠法官的肩膀呢？

■余墨谈屑

舌尖与心间

□王俊良

苏轼一鸣惊人，靠得是高考作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的奇思妙想！这一年，是嘉佑二年(1057年)。苏轼的考卷，深得主考官欧阳修青睐，议推一等卷，报仁宗帝御览。《宋史》载，仁宗阅毕苏轼兄弟考卷，慨然长叹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！”

然而，苏轼并未在“宰相”路上走多远，就改道“舌尖”。苏轼虽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，真成“吃货”，却绝非初心。“为口忙”者何？乃“管住嘴，迈开腿”也。此处，“嘴”即口。不说“迈开腿”，单说“管住嘴”，窃以为，有两层意思。一是不乱吃，防“病从口入”；一是不乱说，防“祸从口出”。苏轼恰好没“管住嘴”，说了不该说的。结果，被关闭了嘴“说”的功能。

《孟子》说：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”。关闭“说”，只有“吃”，苏轼终成“老饕”。现代的叫法，就是“吃货”一枚。老子说：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。谁能相信，“吃货”苏轼，竟是满怀“大江东去”豪情，因高考作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苏轼；就是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壮志，为强化作文主题，虚构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”故事，让主考欧阳修一时懵逼的苏轼！

但是，这并不影响欧阳修褒奖苏轼。预言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”！不幸的是，欧阳修一语成谶。“文章独步天下”的苏轼，仕途却坎坷多舛。正常情况下，苏轼凭才华，加之在州、府二十多年基层工作经验，完全可在改革派和守旧派间左右逢源。事实却大相径庭。改革派当政，苏轼直言王安石新法之弊，直谏神宗皇帝“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”，被改革派以“乌台诗案”贬黄州；保守派当政，苏轼又痛陈司马光，不该把新法中有利部分废除，被保守派视为异端。苏轼“说”的后果，就是仕途一贬再贬，直至客死他乡。

事实上，苏轼也有“平生文字为吾累”之悟，弟弟子由亦有“北客若来休问信，西湖虽好莫吟诗”提醒。问题是，水管里流出的总是水，血管里流出的总是血。贬黄州，苏轼赤壁怀古，视“吾生本无待，俯仰了此世。念念自成劫，尘尘各有际。下观生物息，相吹等蚊蚋”；贬惠州，苏轼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优哉游哉，聊复尔耳”；贬儋州，苏轼临危若素，“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”。其时，真正的无助，来自苏轼心间，“平生亲友，无一字见及，有书与之亦不答，自幸庶几免矣”！

至于，饥饿到“夜半不眠听粥鼓”，并不影响苏轼面对惠崇和尚所绘小景的浪漫。一江春色，河豚正肥。彼时的苏轼，颇有孟德跃马疆场，剑指“梅林”之韵！只是，孟德在骗众人，苏轼在骗自己。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说，苏轼迷恋河豚，几近痴狂，到“直那一死”。为“说”，屈原纵身汨罗，贾谊抑郁而终，惟苏轼虽频遭贬谪，朋友背叛，同道反目，却悟出“眼前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”！在苏轼看来，舌尖即心间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有趣的是，史上真懂苏轼的人，竟是作家鲁迅。“吟罢低眉无写处”的心迹，要“且持卮酒食河豚”演绎！然而，此“舌尖”非彼“舌尖”，此“心间”亦非彼“心间”矣！毕竟，网络时代，嘴的解放和心的自由，可任意在脸色面前闭上眼睛。靠舌尖成就苏轼的时代，已渐行渐远。

豫园雅韵 李建红 摄

■史海一勺

想起一场笔墨官司

□荆山客

说官司似乎不那么准确，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一场笔战，最后并未对簿公堂。论战双方都是绝对的名人，起因是由于著名作家孙犁先生的一篇短文，时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。

1992年初，贾平凹先生正筹备创办《美文》杂志，写了一封信并派专人到天津向孙犁先生约稿。孙犁先生就给贾平凹写了一封回信，谈到时下的散文创作，其中说了这样几句话：“我仍以为，所谓美，在于朴素自然。以文章而论，则当重视真情实感，修辞语法。另有名家，不注意行文规范，以新潮自居，文字已大不通，遑谈美文！例如这样的句子：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。他本意是肯定，但连用三个否定词，就把人绕糊涂了。”

贾平凹把孙先生谈散文创作的信原封未动在《美文》创刊号上发表了，国内有影响的文学类报刊又相继转载，这就使“青枝绿叶”的那位作家看了十分不爽，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多次撰文反驳孙先生，由“病句”的讨论演变为人身的攻击，不依不饶,并且偏偏要拿去天津的报刊发表。诸如骂孙犁先生是“九斤老太”“下楼腿软,迎风流泪”“你的风光已经过了，不服气不行”“要么回家,要么闭嘴”之类,使孙犁先生不堪其扰。面对另一方喋喋不休的辱骂，孙犁先生忍无可忍,三年后陆续撰写《病句的纠缠》《当代文事小记》《文场亲历记摘抄》《我和青年作家》《反嘲笑》等文章进行反驳,并且不无伤感地写道:“偶然指出他的一个病句,便怒火冲天,连续写文章,攻击人家。整整三年了,还未停止”,针对对方说的“你的风光已经过了，不服气不行”，孙犁先生说,“我没有好风光,谈不上过去不过去。我的文学之路,是战争的路,是饥寒交迫,风雨交加,枪林弹雨的路。不是出入大酒店,上下领奖台的短促的路。”“回顾一生,巡视周围，自己好像总是处于中间状态,或称中庸,或称中流,或称中等。仰望浮云,俯视流水,无愧于己心,无怨于他人。”

这一场笔战下来，孙犁先生黯然神伤，精力和体力透支，表现出他一生中少有的愤激和失望，并从此断然封笔，直到去世不曾再写只字。因为孙犁先生一直没有直接说出那个作家姓甚名谁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几个文友说起这事都误以为孙先生是跟贾平凹论战。

直到前几年，我和孙犁研究专家段华博士在博客上偶尔互动，有一次我给他发了纸条很冒昧地问他：“当年和孙犁先生笔战的到底是谁？”他干脆地回了三个字：李国文。我不禁哑然失笑。李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名了，以长篇小说《冬天里的春天》成为茅盾文学奖得主，《花园街五号》也风行一时，直到现在他的书还卖得很火。到了90年代，李先生也是耳顺年龄的人了，与孙先生又向来没有交集和宿怨，不知因何为了一个病句大动干戈，出言不逊。李先生的论辩文字人们只记住了他对孙先生羞辱的话，而孙先生的话到如今还有着警示意义：“现在有的人就聪明多了，即使已经进入文艺圈的人，也多已弃文从商，或文商结合；或以文沽名，而后从政；或政余弄文，以邀名声。因而文场芜杂，士林斑驳。干预生活，是干预政治的先声；摆脱政治，是醉心政治的烟幕。文艺便日渐商贾化、政客化、青皮化。”

陆家 传媒 遗失注销城市广播 021-59741361 13764257378(微信同号)